

· 田定忠 ·

空軍故事——遺書



飛行員書寫遺書實況照片。
(黑蝙蝠隊員何祚明教官提供)

「幼時曾讀『林覺民與妻訣別書』，初難體會其心境，而今嚐盡箇中滋味。孩子的娘，當妳閱覽此信時，請務必堅強，同時要承受一切苦難的來臨與打擊，因我已為國獻出了生命與忠魂。年邁父母及年幼子女均須拜託費心照顧，我離世之事能瞞則瞞，勿讓爹娘傷心毀身，倘無法隱瞞時，則告之：『國家有難，忠孝難兩全，唯有移孝作忠。』妳與我結褵以來，過的都是牽腸掛肚、擔心受怕的日子，苦了妳也委曲了妳，如今，更大的磨難將至，此後家庭生活重擔全落於妳一人肩上，請寬恕我的不告而別及自私地離去，望妳能噙住淚水堅強地生活，母兼父職撫育我們的兒女。陸游詩云：『男兒墜地志四方，裹屍馬革固其常。』我雖葬身於康藏高原冰川蠻荒之地，但我的身軀將化為血水，隨著江河流淌於曾經魂牽夢縈的爹娘故鄉，我的魂魄也將化為飛絮，隨著北風回到育我養我的寶島家鄉，此生，我安安靜靜地來，如今轟轟烈烈地走，足矣。請再次原諒我的自私，也請容我夢中相見。」

這是一封遺書，是民國五十八年五月上旬在琉球美軍嘉手納空軍基地，一位準備深入中國大陸地區執行敵後特種作戰任務的中華民國空軍飛行軍官留給妻子的遺書。

是日，在基地的作戰室內，空氣緊張地凝結著，氣氛異常沉悶，二十八位年齡在三十至四十歲的青壯男人，分坐在長條會議桌的兩側，點著香菸埋頭疾書，準備給家人交代一些事情。面對可能即將來臨的人生大限，他們態度從容、氣度坦蕩，再次向家人做了默默的告別，也再次忍住英雄男兒淚！

這是一群準備執行敵後特種任務的黑蝙蝠中隊隊員，為了這一批極機密的敵後任務，他們與父母妻兒中斷音訊已經長達近一年；如今，他們在國外完成任務整備，準備穿越敵方極機密軍事基地的封鎖線，執行國家交付的艱鉅任務。他們清楚知道此任務極為凶險，起飛後也許無法再回來落地了，即使每個人都有了犧牲性命的心理準備，但真要提起筆向家人交代後事，筆頭卻有千斤萬斤，沉重呀！面對眼前墨汁未乾的信柬，他們心底很清楚，這雖是與家人久別後的平安家書，卻也極可能是離世前的訣別遺書。

一群年輕力壯的時代青年集體寫遺書，行徑看似荒唐，卻是充滿悲壯與辛酸的如鐵現實，身為執干戈的軍人，爲了國家社稷，拋妻別子長期中斷音訊遠赴國外受訓，任務執行前夕，於國門外咬著牙、抿著唇、揪著心交待身後事，他們在遺書中沒有對國家的抱怨，也沒有對生命的不捨，他們知道，能不能回來，完全看命運與造化。家書也好，遺書也罷，道盡了黑蝙蝠隊員的悲壯情懷及眷屬的腹中辛酸。

一般人寫遺書通常是在老年，期能在生命結束前向家人交代身後事，但對上個世代的國軍飛行員而言，必須經常進入中國大陸地區執行任務，且任務風險極高，隨時可能犧牲性命，爲了給家人留下一些交代，因此寫遺書也成了一項不定時的例行作業。

這個特殊族群早於空軍官校畢業前夕，年齡方在二十歲出頭之際，即被要求寫下遺書，爾後在部隊服役期間，每當奉命深入敵境遂行作戰任務前夕，都會被交代給家人留下家書，萬一不幸殉國時，能讓家人容易處理後事。但由於年歲的增長及結婚成家與否，不同階段所寫的遺書內容自然不同。然不論遺書內容如何，再再顯示這群年輕人爲了捍衛中華民國的國

祚，確保臺灣這片民主與自由淨土的安全，寧可犧牲個人的性命及家庭的幸福，與敵人在戰場上拚命。

上個世紀的五〇至六〇年代，中華民國正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刻，政府一方面要發展經濟建設臺灣，一方面要防止共黨赤焰席捲寶島，因此在軍事上除了掌握敵情外，更要遏阻中共海、空軍兵力出海，因此各飛行部隊的飛行員成了遏阻中共出海活動的第一線成員。

當時國軍飛行偵照部隊必須經常派遣偵照機進入大陸實施偵察，掌握敵海、空軍兵力部署動態，作戰部隊則派遣戰機日夜在閩浙沿海巡邏，遏止敵海、空軍兵力集結出海活動，而黑貓及黑蝙蝠中隊的隊員，更是單槍匹馬駕機深入大陸內地採取戰略情報。因此國共空軍的戰機經常遭遇，並相互追擊駁火，造成國軍空軍飛行員多有犧牲，其身軀若不是粉身碎骨於神州蒼茫大地，就是隨機葬身於閩浙海域的冰冷深淵。

這些爲國犧牲的飛行員，幾乎全是跟隨政府播遷來臺的單身飛行員，在寶島土地上無親無故，當他們拿起筆準備寫遺書時，還真不知道要交代些什麼，又要向誰交代！少數已有家眷的飛行員，則多是簡單地交代妻子

堅強挑起生活重擔，並好好照顧幼子及年邁的父母。

在臺北碧潭空軍陵園中，如果仔細環顧每座墓碑，即會發現爲臺灣這塊土地犧牲性命的年輕烈士，他們的籍貫幾乎全是大陸省分，不禁讓人低頭深思，他們是爲了誰而犧牲生命？他們在執行死亡任務前，所留下的遺書寫了什麼？又向誰交代了遺願？而他們遠在家鄉的親人，又可曾知道他們已葬身於閩浙海域冰冷的鹹水中？又是否知道在陵園一坯黃土下埋的只是不全的衣冠？

國人在富足安康的今天，也許很難想像一群年輕力壯的時代青年集體寫遺書，交代後事的情景，也或許故意遺忘那些爲了這個國家的安全而不斷寫遺書，最後犧牲性命的軍人；但這就是長眠於碧潭公墓下的軍人們，用遺書所表達的心志，守護這一方淨土，也捍衛自己生活的家園。時下部分國人不斷高喊著要建立一個名爲「臺灣國」的國家，主張更改國名、制定新憲；但面對中共堅持「一個中國」的堅定國策，以臺灣名義建國無疑是必須經過與中共武力對抗的過程，是要流血，甚至犧牲性命去爭取的，面對性命的犧牲，面對死亡的威脅，請問這些人你們寫好遺書了嗎？